

姓名：張子恩

現職：藝文工作者

流浪國家：印度

流浪計畫：學習成為所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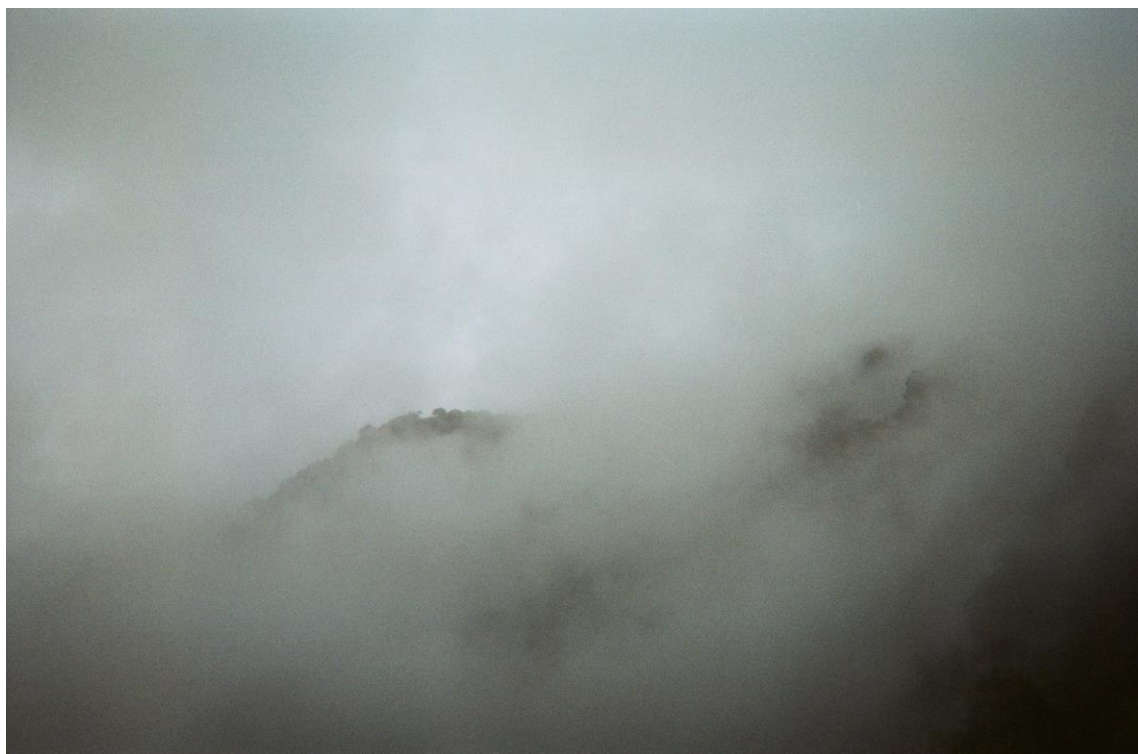
擦掉練習



Srinagar 有很多老鷹、鴿子，傍晚的活動是跳到比老鷹還高的地方，偷走他的眼睛，慢慢等太陽下山。所有移動中的都被照了遲緩光線，原來他是要往那裡去啊，而他是另一邊。旅行的目的不一定是改變，有的時候只是檢視自己走過的路，我很快活地從頭數到尾，還剩下最後七天……

移動中的時候，周遭景色看似靜物，而當你只是坐在某個地方，看著，原來他們一直都在跳舞，不停地跳舞，石頭也是……前幾天在瑜伽老師的家裡跟她的姐妹聊天，是位小學老師，我們看著他即將批閱的試卷，小學生生硬的草寫筆跡，用力地刻進紙張：「Mountain is not a living thing.」我開玩笑地說，不，我想我就是這麼認為的：「Mountain is a living thing.」老師驚奇地看著我：「Mountain can't move.」我們相視笑了。

獨自一人在山裡，那是極度私人的空間，同時又是那麼巨大，我第一次在山裡自慰了。好多段路是走在灌木叢裡，看不到前方，用手撥開樹枝才能前行，腳下不明顯的道路痕跡和離線地圖是唯二的依靠，練習不去依靠雙眼的帶領，「跟著直覺走，當你感覺到哪一個通道在歡迎你，那就是對的。」只要停下來就一定會播一次〈Perfect Days〉的鋼琴版，我要怎麼不覺得音樂是來自自然呢？路上遇見很多藍色的鳥，多數都在我靠近的時候高速從身旁的草叢飛遠，撿了一隻羽毛，不嚴謹地推測可能是“Blue Whistling Thrush”，但我很久以前就知道鳥是不需要名字的。想到第一天在“Manali Museum of Himachal Culture & Folk Art”裡的面具，鳥從來都是個很適合模仿的對像。原本喝水都很小心翼翼，但自從喝了瀑布的水之後，哪裡的水都敢喝了，Lara 只說：「Here you go！」這的確是一種出發。媽媽又傳訊息要我多一點危機意識和警覺性，但我已經不需要了，不需要更多了。因為這些山甚至是同一座山脈，「輕輕的，像虹的弓擦過陽光的大提琴 E 弦一樣輕輕地，他說：『宇—宙。』」[1]



Dharamshala Triund 被擦掉的山頭

八月二號，從 Markha Village 回來已經過了一天，從遠方看著曾身在山中的山脈，一整列的從視線的最左畫了一筆巨大的橫幅及至右側的餘光，這裡是 Sundown coffee 的小陽台，底下有一映著天空的蓄水池，奇妙的是在山上有巨大的覺察卻沒有動筆的念頭，只有消遣式地畫了些紀錄，因為對象是人總是不好意思拿出相機，每每只要有好想拍下的念想就是在殺掉風景，連根拔除，不留一點餘地的停止，記憶的停止、想念的抹除、深入的阻礙。雖然這些並不真的困擾我，最後連一顆電池都沒用完，但相機一直在我背上作為一顆預備的眼睛，它的重量的確給了我很多安全感，記住的安全感，不會錯過和後悔的安全感。真是矛盾啊，但這樣才合理不是嗎？如果可以榮耀身為「人」的存在特性，那是件很快樂的事情呢！



Ladakh Markha Village 五天健行的寄宿家庭廚房，我們一起做 momo (水餃)

走路，走路，不止的走路，幾乎忘記自己正在走路，怎麼老是愛移動呢？從這裡到那裡。前進中總是不時地回頭看，每次都被背後的景色驚艷到在山中大叫，但那是來時路啊，理當是已見過的風景，不知是不是完成的總是過於美麗而前方總是不盡人意，還是很單純的，那是一片新的風景——山的背面。

所謂歷史也是這麼回事吧？前方也將成為背面，甚至是面向那個前方的背面行走，沒有問題的，山給了我那副眼睛，在認出名字前就先預見顏色的眼睛。山中的所有都是拿來感動的，好幾次都快哭出來了。好像只要勇敢就行了，足夠果斷也足夠謹慎，進兩步退一步地移動。帶著懷疑前進，憑著信心返回，不斷地校正回歸，不讓信念成為侷限，在途中迷惘著，理解不斷重複著，重複中好像也有一些新意添加在當中，重要的東西總是會變質，但你的追求和真心會帶著你一次又一次重新與它見面，像是初次見面又似曾相識的新知舊友，重新與它握手，這時候你一定有什麼不一樣了，微小的變化——促成這個巨大必然世界的偶然因子，願你不只是你自己的燃燒。

「這樣算是繞道嗎？」理解是四季在更迭。

走路是在走什麼呢？眼睛走得比腳還要多。中午抵達，睡過長的午覺，傍晚散步，晚上看星星，閉上眼再睜開，夜空會更加豐盈，到頭來，我真的看見了嗎？沒辦法不被美麗的，微小至極的可愛吸引，被紫色、綠色、土色因不同配置而特殊的山脈迷醉。沒辦法不被巨大到裝不進任一處、任一框的風景所懾服，所謂看見指的是什麼？如果那是有所知的話，我還差得遠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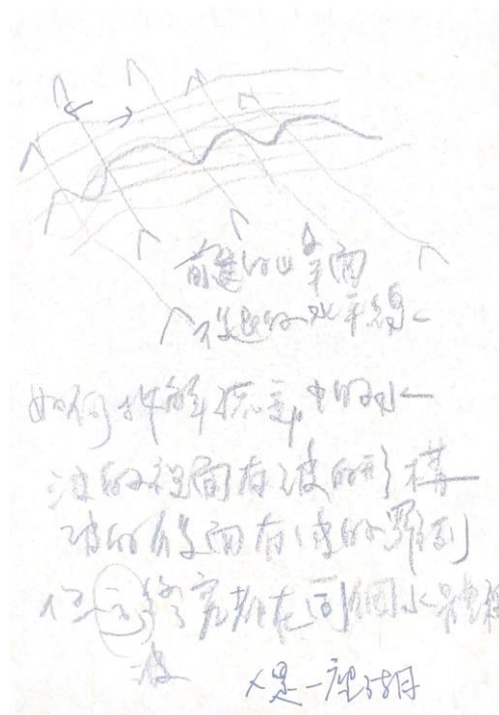
看見自己正在看，別把心留在任何地方，在不知不覺間就會看到全部，意識到視線的流動，從一處到另一處之間的路徑，把不相關的事物連結在一起，找出思考的邏輯，在那裡遇見自己的有限，閉上眼睛如何？你是無限的對吧？想到這裡都無法停止外顯的笑容了。

「迷惘之中定有倫理。」[2]

只能說這一切還是過於美麗了，那是給初見這座城市的人的賄賂。抬頭，對著星空放屁，神是存在的，堅定的敬畏包含某種程度上的褻瀆。我愛那天在冰雹大雨漫步的一小時，愛山上的寒冷，可怕的人生和旅途是不是象徵著豐富的生命呢？在這部分我還不夠偏執。



Ladakh Markha Village 五天健行的寄宿家庭，我畫小孩（左圖）、小孩畫我（右圖）



如何拆解流動中的水？

波的裡面有波的形構

波的後面有波的羅列

但這終究是在同一個水體裡

人是

一座湖

波會傳遞下去，波不具物質性，物質是水，如何把握一池水？水因風而動，樹也是，我

也是，我是風

上一個波和下一個，是水在動，還是

不，表面的水以波的形式在動，事實上一池水裡的水也會流向河流，水來自高處的地方，流向低處。這一池水不是同一池水，但

又是，這池水的位置就在這裡。容器相同但內容物不同，我也
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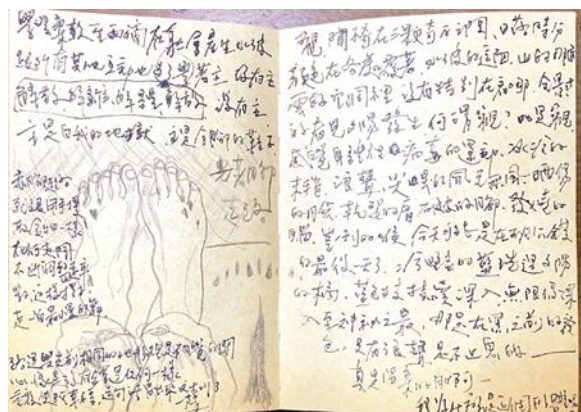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一池水

這池中水同時堆積和侵蝕容器，容器逐漸因內容物所改變，這還是同一池水？一點都不重要的愚蠢問題。

我也是

在我與非我間迷失的主 [3]

明天的鞋子是另一個人的。



Ladakh Pangong Tso 湖邊健行筆記（左圖），備菜中的寄宿家庭（右圖）

觀，閒倚在三顆奇石之間。日落時分，顏色在各處附著，水波的這面，山的那面，雲的空洞裡。沒有特別在看哪，全景式地看見夕陽發生何謂觀？如是觀。感覺身體裡病毒的運動，冰冷的末梢，浪聲，尖銳的風至無風。曬傷的臉，乾裂的唇，破皮的腳，發燒的腦，灼刺的喉，今天是在班公錯的最後一天，冷豔的藍洗過夕陽的橘，藍色將持續深入，無限地深入至神秘之最，那是在黑之前的顏色，只有浪聲是不止息的。

真是溫柔的月啊

/

我為什麼是這個形體呢？

日出時分，天空降下齊脖的巨雲，把所有以上都抹除，不透一絲微光，只有逐漸可視的視線，我不知道祂是在送行還是在挽留。還露出一丁山腳們，因雲層的遮蔽顯得巨碩無比，徒增了通天的高度。三個長形色塊平行於湖的平面，天亮了，我幾乎確信這是個餞別禮。把身體自然地服貼在石頭的形狀上，肉身隨著人體起伏，眼前身體的輪廓貌似遠方山稜的剪影，等著太陽帶走濕氣和寒意，所以說，我為什麼是這具身體呢？沒在這個問題停留太久，皮膚也早就被太陽搞得遍體鱗傷。

我想我要走了。

坐上公車，背對湖光前行，原來是這麼一大面延伸至無處，遠看幾乎是靜止的湖面，就好像石頭這一刻要全心全意演繹石頭，樹木這一刻要全心全意演繹樹木，我是全心全意存在於這具「 」裡，為了去認識、去知。

「笑吧，你可以比任何人都更溫柔的待人。」

也許吧……

湖面上的浪不斷的拂經深淺的交界處，如果要給流動的邊界一個視覺那肯定就是這副光景。我全心全意的觀想自己的演繹，我可以成為任何，流向任地。真想現在就與你分享，我的朋友。

總會有答案

(我心急)



Varanasi Dashashwamedh Ghat 火葬露台

烈火燒著，只是身體而已，看著一具具不停地進場，堆木頭，在其中的肉。讓五個元素回到各自裡，他們拿著火苗繞了五圈然後點火，這裡只有一個人哭。很訝異的這一點都不可怕，看著人體因高溫而捲曲或舒張，油脂使火旺，骨頭粉逝、一張張臉孔消失。的確，身體只是個容器，我從站著、倚著到坐著，無數個小時過去，火焰在夜裡閃逝著，肚子餓了起來。是啊！我的身體是拿來讓我認識這個世界的，它可以是任何型態，在任何其他地方。男人的胸骨和女人的骨盆因為很堅硬不易燃燒，他們將作為燃燒的剩餘沉進恆河裡，燃屍工作者非常粗魯的動作，清楚且不能更直接地表示「那不是生命。」他們用長長的竹子刺進一具焦黑的身體舉起再扔進火的中心，重重的木頭砸向。好奇怪，這一點都殘忍不起來。

我完全是無形的

白煙從沒停止上升。向天門，開天窗。

好像從未消失的確消失。儀式之日家屬必須禁食，他們必須感覺到餓。我蹣手蹣腳地拍了幾張照片，愧疚感滿滿地深怕害他們在人世有了形象，但我的想望還是讓我按下了快門。因為待久的緣故，幾組送行人與我交談，他們看我一動也不動呆坐在那裡，問我正看著什麼？

「沒有在看什麼，只是感覺。」

這一瞬間我想起那種不專心地看見、無所事地看、觀和老鷹的眼睛。「Just feeling.」原來就是這麼簡單的字，我繞道了多遠？他們每每提醒我可以拍照，好像我急切想要記住的心情在外曝光過度，小心翼翼又快速地按下一張，空氣極度燠赤，外露的皮膚都要灼傷，雨不時地下，滴在燒白的木材發出灑脫的一聲「唰——」兩聲、三聲、無數，我沒特別注意聽，只是感覺，用這具身體。

遲暮之前，盯著車窗外，白天是無法從玻璃看見自己倒影的，是場不無聊，回想起也不知道笑不笑得出來的旅程，旅行從來就不是為了改變，而是為了讓一切看起來新鮮和耀眼。那是「陌生」的魔法，如果魔法就是想像力和好奇心，我在哪裡都可以觀想和發現，像回到過去一樣熟悉的新奇，對我來說，其實就是生活。

「青春射出一道極微妙的隱喻，」[4]「不再容易濕潤也不那麼硬了。」[5]

- [1] 商禽《籍貫》，取自《商禽詩全集》
- [2] 取自，魚豐《地。關於地球的運動》四十六話台詞
- [3] 取自，安溥《女仵之詩》歌詞
- [4] 取自，陳珊妮、魏如萱《不要不要》歌詞
- [5] 取自，蛙池《秋分》歌詞，詞／曲：金依依